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2023年12月13日,儿童文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京举行。十余位作家、评论家、出版家参会研讨,如何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中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动新时代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本期刊发曹文轩、张晓楠、薛卫民、韩进在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编者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应既“吸纳”又“给予”

□曹文轩



人类的现代文明是通过文化交流、文化互鉴而实现的。没有交流、互鉴,人类社会一定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状态。我们在讲文化自主、文化自信之话题时,不可忽略文化交流、文化互鉴之话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由多个互相照应的维度共同构成的辩证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理念,他在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主持召开外国专家座谈会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他在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

文化交流、文化互鉴是中国走向辉煌之地、理想之地的必然选择。而文化交流、文化互鉴是离不开翻译的。人类今天所拥有的浩大的、流动不停的、蒸蒸日上、文明世界,是绝对与翻译——让世界不同民族国家积累和创造出的思想、知识得以广泛传播的翻译有关。而我们在阅读托尔斯泰、黑格尔、伏尔泰、塞万提斯的书时,却很少会想到这些书的翻译以及翻译于我们的意义。

翻译是思想、知识的伟大解放者。如果没有翻译,作为德文的《浮士德》——我们不妨虚构一下,将这本书看成是一头巨大的野兽,它不安于德国一方天地,具有强烈的愿望,想奔驰在整个天空下,想去遥远的地方,想去天边,可是现在它只能困于德国,因为它无法冲出德语世界去另样语种的世界。此时,一个母语是法语时也会德语的人来了,他决定将它翻译成法语,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由此我们看到《浮士德》风驰电掣地冲出了德国的边界,去了法兰西。后来,它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终于实现了周游四方、浪迹天涯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力量参与了不同语种的国家的文学建构,参与了全人类的文明进程。由此,我们应该说翻译是解放者。通过若干世纪的解放,如今,不同国家的大量经典——政治学的、哲学的、经济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文学的,已然成为全世界共同拥有的经典。

翻译还可能让经典趋于完美,甚至创造经典。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千零一夜》是在若干年间不停地翻译过程中得以完成的。《一千零一夜》大约是在公元9世纪创作出来的,原先只是一部阿拉伯故事集,也没有那么多故事,它是在后来各种语种的翻译过程中,由译者不断地增加、修改故事,最终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面貌。过去的翻译一般都不是直译而是意译,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原文的进一步创作。因为文化、禁忌的不同,《一千零一夜》在被不同语种翻译之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和删节。事实上,作品就是在这样反复创作和修改中成为经典的。由此,也可以理解翻译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观念变化,与多年一直进行的翻译工作有关。当年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不仅影响了学术界,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它让我们想起了梁启超为开社会之新风、使中国脱胎换骨走向新生时说的一

句话:译书乃第一大事。当今乃是翻译盛世,在人类的翻译史上,翻译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做到方方面面、几乎无一遗漏地将有翻译价值的各类学科的文本加以各种语种的翻译。翻译使英语之外的各语种的文本都有机会走向世界。如果没有翻译,帕慕克的作品大概永远只有土耳其人知道,我们也很难在法兰克福机场、北京首都机场的书店看到他的《红》。翻译的速度由于科学技术的相助,也变得相当之快,往往刚出版不久的作品,就可能变为其他语种。这样的盛世带来的无疑是全人类的进步。

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第一翻译大国。出国访问时,我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朋友说:凡在你们国家文学史有一席地位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做到了无人不译。同样一本书,有多种版本出版,已司空见惯。我看到一个数据,《小王子》竟然有87个中文版。学者们可以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如数家珍地诉说他们国家的作家作品。

中国是熟悉世界文学、懂得世界文学的国家。有一个事实:无论某一年的诺贝尔奖多么冷门、出乎意料,名单一经公布,你会马上得知,此人的作品在中国已有翻译。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一次,获奖名单单出来了,而这位获奖人的作品还未在中国出版。许多作品在它的国家刚刚出版不久就会被翻译成中文,并以很快的速度出版——我还不太清楚,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出版速度能够与中国匹敌。但他国翻译规模与中国翻译规模严重不对称。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的翻译人员总数可能比一些小国——比如冰岛、塞浦路斯的总人口还多。但我这里要讲的是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疑惑和中国对世界文学的敬仰之间的不对称,世界与中国表现出的对彼此的认同态度的不对称。

我们不妨再问一个问题:《哈利·波特》如果不是一个叫J.K.罗琳的英国人写的,而是一个生活在上海、武汉或者西安的中国人写的,会有这样流行、畅销、走遍天下的格局吗?不久前,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传播论坛暨第六届汉学家文学翻译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讲到了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话题。我讲了三点,后来媒体纷纷作了报道,但讲这三点之前,我提到了我们与世界,或者说世界与我们的隔膜。这个话题没有被媒体注意到。其实,这种隔膜已经在很长时间了。个中原因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价值观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美学差异方面的原因。

中国有传统的美学范畴,比如“意境”,而西方美学有“深刻”之范畴而无“意境”之范畴。废名的《桥》中,有一段文字是写奶奶老了,已经白发苍苍。一天,她看到一头乌发的小孙女在她眼前欢快地蹦跳,不由得长叹一声:“奶奶老了,头发都白了。”小孙女听罢,是这样安慰奶奶的:“奶奶,白辫子黑辫子,到了夜里都是黑辫子。”这种“境界”是西方文学所没有的,西方人甚至都不一定能理解这一意境。我们不太清楚,西方文学中究竟有多少在西方人看来是独有的东西,尚未被中国人理解,但中国文学中一定有许多美妙之处还没有被西方人理解。中国美学中的精微、精妙之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让世界读者真切地感知到的。

五四以来,外国文化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尼采主义对鲁迅早期创作的影响、西方浪漫主义对郭沫若的作用、法国文学对巴金的滋养、契诃夫戏剧对曹禺的启发、流浪巴黎街头的“世纪末”诗人和以描写俄罗斯乡村生活见长的忧郁型诗人叶赛宁对艾青气质的感染,都是一些几经证明了的事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则日益强化。中国有相当数量的作家,明显地具有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文学精神。广博的外国文化与丰厚的中国文化结合,产生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使中国文坛充满了生命气息。应该说,没有单元文化背景的打破,就没有洋洋大观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人经历了冷峻的民族自省,开始觉悟,并迅速发出进行改革的动机,而改革的关键一步就是毅然决然地将国门对外打开。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文学在这样一个由我们自己主动接受而不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国际文化背景之下,开始了它的又一个黄金时代。40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我们上上下下形成一个共识:中国文学倘若要发展,就必须处于宏阔而深邃的国际文化背景之下,必须踊跃参加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时代中国文学要义不容辞地加入世界格局。我们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郑重地思考“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了,中国儿童文学应当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足够吸纳世界之后,现在轮到我们有资格与世界对话、谈论给予世界的时候了。一个因改革开放而日益强大的中国,使我们现在可以有信心、有力量地说出:中国当代文学应当走向世界;既吸纳又给予,也许才是更完美的格局。

在文化交流这里,是不是也应当有与国际贸易一样的考量——即对顺差、逆差的考量——文化交流顺差或是文化交流逆差。长久处于逆差状态,是不是合理的状态,是不是我们需要有所怀疑的状态?在谈论吸纳、接受话题的同时,是不是到了应当谈论输出、给予的话题了?如今,中国文学“走出去”又再次成为热门话题。2023年6月世界图书博览会,我与30个曾翻译了我作品的汉学家对话。9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传播论坛暨第六届汉学家文学翻译研讨会”上,我作了“如何走向世界”的主旨发言。不久前举办的“北京文化论坛”,其主要板块依然是关于“走出去”,我们几个作家再次与汉学家、翻译家对话。我们的意图越来越清楚:要结束文化交流巨大逆差的局面,逐步取得交流平衡,并希望也能出现交流顺差的盛况。(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作协儿委会主任)

童书出版应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张晓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文化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儿童文学创作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阵地之一。在中国作协儿委会的引领带动下,中国儿童文学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自觉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在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精神需求、创造和发展中国式少年童年文化、帮助孩子们打牢精神底色、树立文化自信等方面,取得了十足的进展和成就。

新征程上,儿童文学出版人应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自觉担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用更多儿童文学精品力作服务少年儿童精神文化需求和健康成长。

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少年儿童中的大众化、普及化传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多次在不同场合对少年儿童提出殷切期望,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少年儿童筑牢理想之基、信念之塔的高度重视。儿童文学出版社应牢牢把握拔苗孕穗的关键期,立足于党中央对时代新人的培养要求,以构筑少年儿童精神高地之势,用儿童文学书写主题主线,策划重点选题,引导广大青年不断深化对“两个确立”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坚定性。

做好伟大时代书写工作,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当代少年儿童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参与者、见证者,更是建设者、受益者。中少总社与时代同行,把握时代机遇,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打造了“多彩中国梦——现实主义原创儿童文学出版项目”。该项目旨在用平实的文学语言,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关注社会发展,聚焦环保、脱贫、传统文化、社会扶助等多个方面。这些作品致力于将少年儿童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用儿童视角全面、生动、立体地呈现时代涌现出的代表人物、重大事件、重要成就等,是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转化为少年儿童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现实场景,让少年儿童感受到祖国的巨大变革和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自觉将个人梦想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起来,切实增强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行动自觉。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达。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为基本方法,“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用新时代新进步新成就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外延,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少年儿童群体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引导少年儿童增强“四个自信”,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少儿出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要课题。

做好科学素养培育工作。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党中央长期关注的一件大事。给孩子们讲好中国科技创新的故事及中国科学家追求真理、勤于圆梦的故事,引导孩子们从小培养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感悟中国科学家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自觉担负起科技报国兴国的时代使命。

儿童文学出版社应紧密团结广大优秀作家、画家、评论家、编辑、儿童阅读推广者以及关心儿童文学发展、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各界朋友,不断推出凝聚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传播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原创儿童文学精品。(作者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总编辑)

继承传统,坚定文化自信

□薛卫民



儿童文学应该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具体过程中,呈现出它独特的作为和担当。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出这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据此,我的理解有以下四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彼此契合,与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息息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的悠久绵长,从未间断和现实的生机勃勃,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丰富的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了后世子孙极为丰厚的自信根基,以及极为丰富的自强资源。要对这一切予以充分认识、领悟、感受,将其内化于心,需要进一步打开视野、深化体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众自信的重要根基,是国人自强的主要资源,与儿童文学的使命和担当非常相似,它们都是在根脉和源头上发挥作用。一个孩子从小更多地接触什么、感知什么、吸纳什么,对长大之后具有怎样的情操、修养、品格,以至于有没有民族自豪感、自信心都至关重要。

以中国独有的二十四节气文化为例,它是人类农业文明的骄傲。人类文明起源于农业,至今依然扎根于农业——没有食

物一切都无从谈起,而食物来自大地上的生长。中华民族对人类农业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一半以上人类的主粮水稻,最早是中国的祖先从野生植物驯化成功然后开枝散叶到全世界的。今天世界上适种性最强、最高产、缓解了很多人发展中国粮食危机的高产杂交水稻,也是中国人研究成功的。

历史上除了中国人,没有哪个民族把一年的十二个月细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把与之对应的天象、物候、农时探究得那么细致,把各个节气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归纳总结得那么科学,足以及中国先民在认识大自然规律、寻求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上的主动性、创造性。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人对给予自己衣食住行太多呵护的二十四节气文化及其中的节日习俗、天地故事知之甚少。自强的重要能量是自信,自信的重要源头是自豪,民族自豪应来自既有的事实,以及对事实的探寻和认知。即便放下农时、耕作、粮食等等实用价值,仅从审美的角度说,二十四节气的名字本身就像大自然的“诗眼”一样,不仅好看好听,更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包涵着大量的天地信息,“万物有灵”的浪漫和“春华秋实”的生机都在那些排列的名字中交替闪现。

这是文学、美学特别实在的宝贵元素,也是充满好奇心的小孩子喜闻乐见、感兴趣的事情。中国人不仅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是杰出的,在精神财富的创造上也是优异的。我创作《二十四节气儿歌》,也是想让孩子从小就了解祖先的智慧、想象和浪漫。用浅显易懂、幼儿喜欢的儿歌,来写一个既宏大、瑰丽,又复杂、纷杂的题材。

文化、理念、价值观上的事,不能奢望速成、速变,最好的办法可能都是“笨”办法,即踏踏实实、久久为功、涓涓滴滴地做,像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绿化沙漠那样。儿童文学作家也应该具有优秀的共产党人那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格局、胸襟和奉献精神。(作者系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以高质量评论引领儿童文学发展

□韩进



回顾中国百余年来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儿童文学评论每大都在创作出现重大转折或彷徨迷茫的时候把握住了前进的“方向盘”,发挥了评论对创作的支撑与引导作用。从上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许多论争和论辩都是反思和直面儿童文学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评论的思考和方案,不仅创造出许多新的生动的儿童文学评论话语,而且搭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特色鲜明的儿童文学学科架构,也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评论标准,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发挥了强大的评论力量。

文艺评论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与关注。儿童文学评论工作的服务对象是少年儿童,因此担负着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文艺使命。儿童文学评论更要履行引导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文学责任,既要当好“表扬家”,又要敢做“批评家”,真正做到以儿童为中心,才能把儿童文学评论的方向盘,发挥儿童文学评论的正能量,促进儿童文学繁荣发展。

从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实践看,儿童文学评论确实发挥了它应有的“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许多文学评论活动令人感触深刻,每次研讨会议都是在总结思考中开启未来。

我发现,这些重要的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也大约以五年为一个轮次,也许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一致性,每当思想界、文化界、文艺界有什么大事要事发生,儿童文学界也一样有所反应。这些儿童文学

主题研讨会的召开,与当时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息息相关,需要儿童文学评论理论给予探讨、思考和破解。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成为评论的入口,也是促进儿童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抓手,随着这些“矛盾与问题”迎刃而解,中国儿童文学评论的自觉性、自信心、自驱力也不断得到提升,儿童文学评论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的黏合度、融合性、内聚力也不断得到加强。

随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对儿童文学评论的要求与期望也在不断变化,当前一些苗头性的问题还需要引起评论关注。譬如,儿童文学评论的功能问题,在宣传作品、引导阅读、鼓励作者、推荐评奖中的实用功能发挥较为突出,对儿童文学创作经验总结、理论概括、系统研究上还有时间差,某些时候还会出现评论“紧贴”创作、理论与创作“脱节”的矛盾现象。

儿童文学创作出现“扎堆”“赶集”等爆发式增长的繁荣景象,儿童文学理论评论在基层的人才队伍与阵地建设方面仍然出现渐进式流失的尴尬情形。儿童文学评论在多大程度上是为儿童读者服务的,还是为作者、出版社等成人服务的?在各类儿童文学奖项评选十分活跃的欣喜中,儿童文学评论奖一直少有人员提及,儿童文学评论者的辛劳与业绩又如何纳入评价体系,谁去评价?诸如此类儿童文学理论评论中的困惑,我认为仍然可以用文艺评论的方法来解决,以高质量评论引领新时代儿童文学繁荣发展。(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